明史/卷28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七十 儒林一 ◄

明史
卷二百八十三
列傳第一百七十一　儒林二

► 列傳第一百七十二 儒林三

◎儒林二

○陳獻章〈（李承箕張詡）〉婁諒〈（夏尚樸）〉賀欽陳茂烈湛若水〈（蔣信等）〉鄒守益〈（子善等）〉錢德洪〈（徐愛等）〉王畿〈（王艮等）〉歐陽德〈（族人瑜）〉羅洪先〈（程文德）〉吳悌〈（子仁度）〉何廷仁〈（劉邦采魏良政等）〉王時槐許孚遠尤時熙〈（張後覺等）〉鄧以贊〈（張元以下忭）〉孟化鯉〈（孟秋）〉來知德鄧元錫〈（劉元卿章潢）〉

陳獻章，字公甫，新會人。舉正統十二年鄉試，再上禮部，不第。從吳與弼講學。居半載歸，讀書窮日夜不輟。築陽春臺，靜坐其中，數年無戶外跡。久之，復遊太學。祭酒邢讓試和楊時《此日不再得》詩一篇，驚曰：「龜山不如也。」揚言於朝，以為真儒復出。由是名震京師。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，即日抗疏解官，執弟子禮事獻章。獻章既歸，四方來學者日進。廣東布政使彭韶、總督朱英交薦。召至京，令就試吏部。屢辭疾不赴，疏乞終養，授翰林院檢討以歸。至南安，知府張弼疑其拜官，與與弼不同。對曰：「吳先生以布衣為石亨所薦，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，冀在開悟主上耳。時宰不悟，先令受職然後觀書，殊戾先生意，遂決去。獻章聽選國子生，何敢偽辭釣虛譽。」自是屢薦，卒不起。

獻章之學，以靜為主。其教學者，但令端坐澄心，於靜中養出端倪。或勸之著述，不答。

嘗自言曰：「吾年二十七，始從吳聘君學，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，然未知入處。比歸白沙，專求用力之方，亦卒未有得。於是舍繁求約，靜坐久之，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，日用應酬隨吾所欲，如馬之禦勒也。」其學灑然獨得，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，而蘭溪姜麟至以為「活孟子」云。

獻章儀幹修偉，右頰有七黑子。母年二十四守節，獻章事之至孝。母有念，輒心動，即歸。弘治十三年卒，年七十三。萬歷初，從祀孔廟，追謚文恭。

門人李承箕，字世卿，嘉魚人。成化二十二年舉鄉試。往師獻章，獻章日與登涉山水，投壺賦詩，縱論古今事，獨無一語及道。久之，承箕有所悟，辭歸，隱居黃公山，不復仕。與兄進士承芳，皆好學，稱嘉魚二李。卒年五十四。

張詡，字廷實，南海人，亦師事獻章。成化二十年舉進士，授戶部主事。尋丁憂，累薦不起。正德中，召為南京通政司參議，一謁孝陵即告歸。獻章謂其學以自然為宗，以忘己為大，以無欲為至。卒年六十。

婁諒，字克貞，上饒人。少有誌絕學。聞吳與弼在臨川，往從之。一日，與弼治地，召諒往視，雲學者須親細務。諒素豪邁，由此折節。雖掃除之事，必身親之。景泰四年舉於鄉。天順末，選為成都訓導。尋告歸，閉門著書，成《日錄》四十卷、《三禮訂訛》四十卷。謂《周禮》皆天子之禮，為國禮。《儀禮》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，為家禮。以《禮記》為二經之傳，分附各篇，如《冠禮》附《冠義》之類。不可附各篇者，各附一經之後。不可附一經者，總附二經之後。其為諸儒附會者，以程子論黜之。著《春秋本意》十二篇，不采三傳事實，言：「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，是《春秋》為棄書矣。」其學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，以何思何慮、勿忘勿助為居敬要旨。然其時胡居仁頗譏其近陸子，後羅欽順亦謂其似禪學雲。

子忱，字誠善，傳父學。女為寧王宸濠妃，有賢聲，嘗勸王毋反。王不聽，卒反。諒子姓皆捕系，遺文遂散軼矣。

門人夏尚樸，字敦夫，廣信永豐人。正德初，會試赴京。見劉瑾亂政，慨然嘆曰：「時事如此，尚可幹進乎？」不試而歸。六年成進士，授南京禮部主事。歲饑，條上救荒數事。再遷惠州知府，投劾歸。嘉靖初，起山東提學副使。擢南京太僕少卿，與魏校、湛若水輩日相講習。言官劾大學士桂萼，語連尚樸。吏部尚書方獻夫白其無私，尋引疾歸。

早年師諒，傳主敬之學，常言「才提起，便是天理。才放下，便是人欲」。魏校亟稱之。所著有《中庸語》《東巖文集》。王守仁少時，亦嘗受業於諒。

賀欽，字克恭，義州衛人。少好學，讀《近思錄》有悟。成化二年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。已而師事陳獻章。既歸，肖其像事之。

弘治改元，用閣臣薦，起為陝西參議。檄未至而母死，乃上疏懇辭，且陳四事。一，謂今日要務莫先經筵，當博訪真儒，以資啟沃。二，薦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，稱為大賢，宜以非常之禮起之，或俾參大政，或任經筵，以養君德。三，內官職掌，載在《祖訓》，不過備灑掃、司啟閉而已。近如王振、曹吉祥、汪直等，或參預機宜，幹政令，招權納寵，邀功啟釁。或引左道，進淫巧，以蕩上心。誤國殃民，莫此為甚。宜慎飭將來，內不使干預政事，外不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。四，興禮樂以化天下。「陛下紹基之初，舉行朱子喪葬之禮，而頹敗之俗因仍不改，乞申明正禮，革去教坊俗樂，以廣治化。」疏凡數萬言。奏入，報聞。正德四年，劉瑾括遼東田，東人震恐，而義州守又貪橫，民變，聚眾劫掠。顧相戒曰：「毋驚賀黃門。」欽聞之，急諭禍福，以身任之，亂遂定。欽學不務博涉，專讀《四書》、《六經》、《小學》，期於反身實踐。謂為學不必求之高遠，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。卒年七十四。子士諮，鄉貢士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，不報。終身不仕。

陳茂烈，字時周，莆田人。年十八，作《省克錄》，謂顏之克己，曾之日省，學之法也。弘治八年舉進士。奉使廣東，受業陳獻章之門，獻章語以主靜之學。退而與張詡論難，作《靜思錄》。尋授吉安府推官，考績過淮，寒無絮衣，凍幾殆。入為監察御史，袍服樸陋，乘一疲馬，人望而敬之。以母老終養。供母之外，不辦一帷。治畦汲水，身自操作。太守聞其勞，進二卒助之，三日遣之還。吏部以其貧，祿以晉江教諭，不受。又奏給月米，上書言：「臣素貧，食本儉薄，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，而臣亦得以自逭其貧，非有及人之廉，盡己之孝也。古人行傭負米，皆以為親，臣之貧尚未至是。而臣母鞠臣艱苦，今年八十有六，來日無多。臣欲自盡心力，尚恐不及，上煩官帑，心竊未安。」奏上不允。母卒，茂烈亦卒。

茂烈為諸生時，韓文問莆田人物於林俊，曰：「從吾。」謂彭時也。又問，曰：「時周。」且曰：「與時周語，沈屙頓去。」其為所重如此。

湛若水，字元明，增城人。弘治五年舉於鄉，從陳獻章遊，不樂仕進。母命之出，乃入

南京國子監。十八年會試，學士張元禎、楊廷和為考官，撫其卷曰：「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此。」置第二。賜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編修。時王守仁在吏部講學，若水與相應和。尋丁母憂，廬墓三年。築西樵講舍，士子來學者，先令習禮，然後聽講。嘉靖初，入朝，上經筵講學疏，謂聖學以求仁為要。已復上疏言：「陛下初政，漸不克終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。大臣林俊、孫交等不得守法，多自引去，可為寒心。亟請親賢遠奸，窮理講學，以隆太平之業。」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，報聞。明年進侍讀，復疏言：「一二年間，天變地震，山崩川湧，人饑相食，殆無虛月。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視賢之訓，明醫不以深錮之疾而廢元氣之劑，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，日侍文華，以裨聖學。」已，遷南京國子監祭酒，作《心性圖說》以教士。拜禮部侍郎。仿《大學衍義補》，作《格物通》，上於朝。歷南京吏、禮、兵三部尚書。南京欲尚侈靡，為定喪葬之制頒行之。老，請致仕。年九十五卒。

若水生平所至，必建書院以祀獻章。年九十，猶為南京之遊。過江西，安福鄒守益，守仁弟子也，戒其同誌曰：「甘泉先生來，吾輩當憲老而不乞言，慎毋輕有所論辨。」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，後各立宗旨，守仁以致良知為宗，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為宗。守仁言若水之學為求之於外，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說不可信者四。又曰：「陽明與吾言心不同。陽明所謂心，指方寸而言。吾之所謂心者，體萬物而不遺者也，故以吾之說為外。」一時學者遂分王、湛之學。

湛氏門人最著者，永豐呂懷、德安何遷、婺源洪垣、歸安唐樞。懷之言變化氣質，遷之言知止，樞之言求真心，大約出入王、湛兩家之間，而別為一義。垣則主於調停兩家，而互救其失。皆不盡守師說也。懷，字汝德，南京太僕少卿。遷，字益之，南京刑部侍郎。垣，字峻之，溫州府知府。樞，刑部主事，疏論李福達事，罷歸，自有傳。

蔣信，字卿實，常德人。年十四，居喪毀瘠。與同郡冀元亨善，王守仁謫龍場，過其地，偕元亨事焉。嘉靖初，貢入京師，復師湛若水。若水為南祭酒，門下士多分教。至十一年，舉進士，累官四川水利僉事。卻播州土官賄，置妖道士於法。遷貴州提學副使。建書院二，廩群髦士其中。龍場故有守仁祠，為置祠田。坐擅離職守，除名。信初從守仁遊時，未以良知教。後從若水遊最久，學得之湛氏為多。信踐履篤實，不事虛談。湖南學者宗其教，稱之曰正學先生。卒年七十九。時宜興周沖，字道通，亦遊王、湛之門。由舉人授高安訓導，至唐府紀善。嘗曰：「湛之體認天理，即王之致良知也。」與信集師說為《新泉問辨錄》。兩家門人各相非笑，沖為疏通其旨焉。

鄒守益，字謙之，安福人。父賢，字恢才，弘治九年進士。授南京大理評事，數有條奏，歷官福建僉事，擒殺武平賊渠黃友勝。居家以孝友稱。

守益舉正德六年會試第一，出王守仁門。以廷對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。逾年告歸，謁守仁，講學於贛州。宸濠反，與守仁軍事。世宗即位，始赴官。嘉靖三年二月，帝欲去興獻帝本生之稱。守益疏諫，忤旨，被責。逾月，復上疏曰：

陛下欲隆本生之恩，屢下群臣會議，群臣據禮正言，致蒙詰讓，道路相傳，有孝長子之稱。昔曾元以父寢疾，憚於易簀，蓋愛之至也。而曾子責之曰：「姑息」。魯公受天子禮樂，以祀周公，蓋尊之至也。而孔子傷之曰「周公其衰矣」。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，而使後世有其衰之嘆。且群臣援經證古，欲陛下專意正統，此皆為陛下忠謀，乃不察而督過之，謂忤且慢。臣歷觀前史，如冷褒、段猶之徒，當時所謂忠愛，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。師丹、司馬光之徒，當時所謂欺慢，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。後之視今，猶今之視古。望陛下不吝改過，察群臣之忠愛，信而用之，復召其去國者，無使奸人動搖國是，離間宮闈。

昔先帝南巡，群臣交章諫阻，先帝赫然震怒，豈不謂欺慢可罪哉。陛下在藩邸聞之，必以是為盡忠於先帝。今入繼大統，獨不容群臣盡忠於陛下乎。

帝大怒，下詔獄拷掠，謫廣德州判官。廢淫祠，建復初書院，與學者講授其間。稍遷南京禮部郎中，州人立生祠以祀。聞守仁卒，為位哭，服心喪，日與呂柟、湛若水、錢德洪、王畿、薛侃輩論學。考滿入都，即引疾歸。久之，以薦起南京吏部郎中，召為司經局洗馬。守益以太子幼，未能出閣，乃與霍韜上《聖功圖》，自神堯茅茨土階，至帝西苑耕稼蠶桑，凡為圖十三。帝以為謗訕，幾得罪，賴韜受帝知，事乃解。明年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，出掌南京翰林院，夏言欲遠之也。御史毛愷請留侍東宮，被謫。尋改南京祭酒。九廟災，守益陳上下交修之道，言：「殷中宗、高宗，反妖為祥，亨國長久。」帝大怒，落職歸。

守益天姿純粹。守仁嘗曰：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，謙之近之矣。」裏居，日事講學，四方從遊者踵至，學者稱東廓先生。居家二十餘年卒。隆慶初，贈南京禮部右侍郎，謚文莊。

先是，守仁主山東試，堂邑穆孔暉第一，後官侍講學士，卒，贈禮部右侍郎，謚文簡。

孔暉端雅好學，初不肯宗守仁說，久乃篤信之，自名王氏學，浸淫入於釋氏。而守益於戒懼慎獨，蓋兢兢焉。

子善，嘉靖三十五年進士。以刑部員外郎恤刑湖廣，矜釋甚眾。擢山東提學僉事，時與諸生講學。萬歷初，累官廣東右布政使，謝病歸。久之，以薦即家授太常卿，致仕。子德涵、德溥。德涵，字汝海，隆慶五年進士。歷刑部員外郎。張居正方禁講學，德涵守之自若。御史傅應禎、劉臺相繼論居正，皆德涵裏人，疑為黨，出為河南僉事。御史承風指劾之，貶秩歸。善服習父訓，踐履無怠，稱其家學。而德涵從耿定理遊，定理不答。發憤湛思，自覺有得，由是專以悟為宗，於祖父所傳，始一變矣。德溥，由萬歷十一年進士。歷司經局洗馬。善從子德泳，萬歷十四年進士。官御史。給事中李獻可請預教太子，斥為民。德泳偕同官救之，亦削籍。家居三十年，言者交薦。光宗立，起尚寶少卿，歷太常卿。魏忠賢用事，乞休歸。所司將為忠賢建祠，德泳塗毀其募籍，乃止。

錢德洪，名寬，字德洪，後以字行，改字洪甫，余姚人。王守仁自尚書歸裏，德洪偕數十人共學焉。四方士踵至，德洪與王畿先為疏通其大旨，而後卒業於守仁。嘉靖五年舉會試，徑歸。七年冬，偕畿赴廷試，聞守仁訃，乃奔喪至貴溪。議喪服，德洪曰：「某有親在，麻衣布绖弗敢有加焉。」畿曰：「我無親。」遂服斬衰。喪歸，德洪與畿築室於場，以終心喪。十一年始成進士。累官刑部郎中。郭勛下詔獄，移部定罪，德洪據獄詞論死。廷臣欲坐以不軌，言德洪不習刑名。而帝雅不欲勛死，因言官疏，下德洪詔獄。所司上其罪，已出獄矣。帝曰：「始朕命刑官毋梏勛，德洪故違之，與勛不領敕何異。」再下獄。御史楊爵、都督趙卿亦在系，德洪與講《易》不輟。久之，斥為民。德洪既廢，遂周遊四方，講良知學。時士大夫率務講學為名高，而德洪、畿以守仁高第弟子，尤為人所宗。德洪徹悟不如畿，畿持循亦不如德洪，然畿竟入於禪，而德洪猶不失儒者矩矱雲。

穆宗立，復官，進階朝列大夫，致仕。神宗嗣位，復進一階。卒年七十九。學者稱緒山先生。

初，守仁倡道其鄉，鄰境從遊者甚眾，德洪、畿為之首。其最初受業者，則有餘姚徐愛，山陰蔡宗衰、朱節及應良、盧可久、應典、董澐之屬。

愛，字曰仁，守仁女弟夫也。正德三年進士。官至南京工部郎中。良知之說，學者初多未信，愛為疏通辨析，暢其指要。守仁言：「徐生之溫恭，蔡生之沈潛，朱生之明敏，

皆我所不逮。」愛卒，年三十一，守仁哭之慟。一日講畢，嘆曰：「安得起曰仁九泉聞斯言乎！」率門人之其墓所，酹酒告之。

蔡宗袞，字希淵。正德十二年進士。官至四川提學僉事。

朱節，字守中。正德八年進士。為御史，巡按山東。大盜起顏神鎮，蔓州縣十數。驅馳戎馬間，以勞卒。贈光祿少卿。

應良，字原忠，仙居人。正德六年進士。官編修。守仁在吏部，良學焉。親老歸養，講學山中者將十年。嘉靖初，還任，伏闕爭大禮，廷杖。張總黜翰林為外官，良得山西副使，謝病歸，卒。

盧可久，字一松。程粹，字養之。皆永康諸生。與同邑應典，皆師守仁。粹子正誼，歷順天府尹。

應典，字天彝。進士。官兵部主事。居家養母，不希榮利。通籍三十年，在官止一考。

可久傳東陽杜惟熙，惟熙傳同邑陳時芳、陳正道。惟熙以克己為要，嘗言：「學者一息不昧，則萬古皆通；一刻少寬，即終朝欠缺。」卒年八十餘。時芳博覽多聞，而歸於實踐。歲貢不仕。正道為建安訓導，年八十餘，猶徒步赴五峰講會。其門人呂一龍，永康人，言動不苟，學者鹹宗之。

董澐，字子壽，海寧人。年六十八矣，遊會稽，肩瓢笠詩卷謁守仁，卒請為弟子。子谷，官知縣，亦受業守仁。

王畿，字汝中，山陰人。弱冠舉於鄉，跌宕自喜。後受業王守仁，聞其言，無底滯，守仁大喜。嘉靖五年舉進士，與錢德洪並不就廷對歸。守仁征思、田，留畿、德洪主書院。已，奔守仁喪，經紀葬事，持心喪三年。久之，與德洪同第進士。授南京兵部主事，進郎中。給事中戚賢等薦畿。夏言斥畿偽學，奪賢職，畿乃謝病歸。畿嘗云：「學當致知見性而已，應事有小過不足累。」故在官弗免幹請，以不謹斥。畿既廢，益務講學，足跡遍東南，吳、楚、閩、越皆有講舍，年八十餘不肯已。善談說，能動人，所至聽者雲集。每講，雜以禪機，亦不自諱也。學者稱龍溪先生。其後，士之浮誕不逞者，率自名龍溪弟子。而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，門徒之盛，與畿相埒，學者稱心齋先生。陽明學派，

以龍溪、心齋為得其宗。

艮，字汝止。初名銀，王守仁為更名。七歲受書鄉塾，貧不能竟學。父竈丁，冬晨犯寒，役於官。艮哭曰：「為人子，令父至此，得為人乎！」出代父役，入定省，惟謹。艮讀書，止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，信口談說，中理解。有客聞艮言，詫言：「何類王中丞語。」艮乃謁守仁江西，與守仁辨久之，大服，拜為弟子。明日告之悔，復就賓位自如。已，心折，卒稱弟子。從守仁歸裏，嘆曰：「吾師倡明絕學，何風之不廣也！」還家，制小車北上，所過招要人士，告以守仁之道，人聚觀者千百。抵京師，同門生駭異，匿其車，趣使返。守仁聞之，不悅。艮往謁，拒不見，長跪謝過乃已。王氏弟子遍天下，率都爵位有氣勢。艮以布衣抗其間，聲名反出諸弟子上。然艮本狂士，往往駕師說上之，持論益高遠，出入於二氏。

艮傳林春、徐樾，樾傳顏鈞，鈞傳羅汝芳、梁汝元，汝芳傳楊起元、周汝登、蔡悉。

樾，字子直，貴溪人。舉進士。歷官雲南左布政使。元江土酋那鑒反，詐降。樾信之，抵其城下，死焉。詔贈光祿寺卿，予祭葬，任一子官。

春，字子仁，泰州人。聞良知之學，日以朱墨筆識臧否自考，動有繩檢，尺寸不逾。嘉靖十一年會試第一，除戶部主事，調吏部。縉紳士講學京師者數十人，聰明解悟善談說者，推王畿，誌行敦實推春及羅洪先。進文選郎中，卒官，年四十四。發其篋，僅白金四兩，僚友棺斂歸其喪。

汝芳，字維德，南城人。嘉靖三十二年進士。除太湖知縣。召諸生論學，公事多決於講座。遷刑部主事，歷寧國知府。民兄弟爭產，汝芳對之泣，民亦泣，訟乃已。創開元會，罪囚亦令聽講。入覲，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。階遂大會於靈濟宮，聽者數千人。父艱，服闋，起補東昌，移雲南屯田副使，進參政，分守永昌，坐事為言官論罷。初，汝芳從永新顏鈞講學，後鈞系南京獄當死，汝芳供養獄中，鬻產救之，得減戍。汝芳既罷官，鈞亦赦歸。汝芳事之，飲食必躬進，人以為難。鈞詭怪猖狂，其學歸釋氏，故汝芳之學亦近釋。

楊起元、周汝登，皆萬歷五年進士。起元，歸善人。選庶吉士，適汝芳以參政入賀，遂學焉。張居正方惡講學，汝芳被劾罷，而起元自如，累官吏部左侍郎。拾遺被劾，帝不問。未幾卒。天啟初，追謚文懿。汝登，嵊人。初為南京工部主事，榷稅不如額，謫兩

淮鹽運判官，累官南京尚寶卿。起元清修誇節，然其學不諱禪。汝登更欲合儒釋而會通之，輯《聖學宗傳》，盡采先儒語類禪者以入。蓋萬歷世士大夫講學者，多類此。

蔡悉，字士備，合肥人。嘉靖三十八年進士。授常德推官。築郭外六堤以免水患。擢南京吏部主事，累官南京尚寶卿，移署國子監。嘗請立東宮，又極論礦稅之害。有學行，恬宦情。仕五十年，家食強半。清操亮節，淮西人宗之。

歐陽德，字崇一，泰和人。甫冠舉鄉試。之贛州，從王守仁學。不應會試者再。嘉靖二年策問陰詆守仁，德與魏良弼等直發師訓無所阿，竟登第。除知六安州，建龍津書院，聚生徒論學。入為刑部員外郎。六年詔簡朝士有學行者為翰林，乃改德編修。遷南京國子司業，作講亭，進諸生與四方學者論道其中。尋改南京尚寶卿。召為太僕少卿。以便養，復改南京鴻臚卿。父憂，服闋，留養其母，與鄒守益、聶豹、羅洪先日講學。以薦起故官。累遷吏部左侍郎兼學士，掌詹事府。母憂歸，服未闋，即用為禮部尚書。喪畢之官，命直無逸殿。時儲位久虛，帝惑陶仲文「二龍不相見」之說，諱言建儲，德懇請。會有詔，二王出邸同日婚。德以裕王儲貳不當出外，疏言：「曩太祖以父婚子，諸王皆處禁中。宣宗、孝宗以兄婚弟，始出外府。今事與太祖同，請從初制。」帝不許。德又言：「《會典》醮詞，主器則曰承宗，分藩則曰承家。今裕王當何從？」帝不悅曰：「既雲王禮，自有典制。如若言，何不竟行冊立耶？」德即具冊立儀上。帝滋不悅，然終諒其誠，婚亦竟不同日。裕王母康妃杜氏薨，德請用成化朝紀淑妃故事，不從。德遇事侃侃，裁制諸宗藩尤有執。或當利害，眾相顧色戰，德意氣自如。

當是時，德與徐階、聶豹、程文德並以宿學都顯位。於是集四方名士於靈濟宮，與論良知之學。赴者五千人。都城講學之會，於斯為盛。德器宇溫粹，學務實踐，不尚空虛。晚見知於帝，將柄用，而德遽卒。贈太子少保，謚文莊。

族人瑜，字汝重，亦學於守仁。守仁教之曰：「常舀　然無自是而已。」瑜終身踐之。舉於鄉，不就會試，曰：「老親在，三公不與易也。」母死，廬墓側。虎環廬嗥，不為動。歷官四川參議，所至有廉惠聲。年近九十而卒。

羅洪先，字達夫，吉水人。父循，進士。歷兵部武選郎中。會考選武職，有指揮二十餘人素出劉瑾門，循罷其管事。瑾怒罵尚書王敞，敞懼，歸部趣易奏。循故遲之，數日瑾敗，敞乃謝循。循歷知鎮江、淮安二府，徐州兵備副使，鹹有聲。

洪先幼慕羅倫為人。年十五，讀王守仁《傳習錄》好之，欲往受業，循不可而止。乃師事同邑李中，傳其學。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，授修撰，即請告歸。外舅太僕卿曾直喜曰：「幸吾婿成大名。」洪先曰：「儒者事業有大於此者。此三年一人，安足喜也。」洪先事親孝。父每肅客，洪先冠帶行酒、拂席、授幾甚恭。居二年，詔劾請告逾期者，乃赴官。尋遭父喪，苫塊蔬食，不入室者三年。繼遭母憂，亦如之。

十八年簡宮僚，召拜春坊左贊善。明年冬，與司諫唐順之、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，皇太子出禦文華殿，受群臣朝賀。時帝數稱疾不視朝，諱言儲貳臨朝事，見洪先等疏，大怒曰：「是料朕必不起也。」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，遂除三人名。

洪先歸，益尋求守仁學。甘淡泊，煉寒暑，躍馬挽強，考圖觀史，自天文、地誌、禮樂、典章、河渠、邊塞、戰陣攻守，下逮陰陽、算數，靡不精究。至人才、吏事、國計、民情，悉加意諮訪。曰：「苟當其任，皆吾事也。」邑田賦多宿弊，請所司均之，所司即以屬。洪先精心體察，弊頓除。歲饑，移書郡邑，得粟數十石，率友人躬振給。流寇入吉安，主者失措。為畫策戰守，寇引去。素與順之友善。順之應召，欲挽之出，嚴嵩以同鄉故，擢假邊才起用，皆力辭。

洪先雖宗良知學，然未嘗及守仁門，恒舉《易大傳》「寂然不動」、周子「無欲故靜」之旨以告學人。又曰：「儒者學在經世，而以無欲為本。惟無欲，然後出而經世，識精而力鉅。」時王畿謂良知自然，不假纖毫力。洪先非之曰：「世豈有現成良知者耶？」雖與畿交好，而持論始終不合。山中有石洞，舊為虎穴，葺茅居之，命曰石蓮。謝客，默坐一榻，三年不出戶。

初，告歸，過儀真，同年生主事項喬為分司。有富人坐死，行萬金求為地，洪先拒不聽。喬微諷之，厲聲曰：「君不聞誌士不忘在溝壑耶？」江漲，壞其室，巡撫馬森欲為營之，固辭不可。隆慶初卒，贈光祿少卿，謚文莊。

程文德，字舜敷，永康人。初受業章懋，後從王守仁遊。登洪先榜進士第二，授翰林編修。坐同年生楊名劾汪鋐事，下詔獄，謫信宜典史。鋐罷，量移安福知縣，遷兵部員外郎。父憂，廬墓側，終喪不入內。起兵部郎中，擢廣東提學副使，未赴，改南京國子祭酒。母憂，服闋，起禮部右侍郎。俺答犯京師，分守宣武門，盡納鄉民避寇者。調吏部為左。已，改掌詹事府。三十三年，供事西苑。所撰青詞，頗有所規諷，帝銜之。會推南京吏部尚書，帝疑文德欲遠己，命調南京工部右侍郎。文德疏辭，勸帝享安靜和平之

福。帝以為謗訕，除其名。既歸，聚徒講學。卒，貧不能殮。萬歷間，追贈禮部尚書，謚文恭。

吳悌，字思誠，金溪人。嘉靖十一年進士。除樂安知縣，調繁宣城，征授御史。十六年，應天府進試錄，考官評語失書名，諸生答策多譏時政。帝怒，逮考官諭德江汝璧、洗馬歐陽衢詔獄，貶官，府尹孫懋等下南京法司，尋得還職，而停舉子會試。悌為舉子求寬，坐下詔獄，出視兩淮鹽政。海溢，沒通、泰民廬，悌先發漕振之而後奏聞。尋引疾歸，還朝，按河南。伊王典楧驕橫，憚悌，遺書稱為友。悌報曰：「殿下，天子親藩，非悌所敢友。悌，天子憲臣，非殿下所得友。」王愈憚之。夏言、嚴嵩當國，與悌鄉里。嘗謁言，眾見言新服宮袍，競前譽之，悌卻立不進。言問故，徐曰：「俟談少間，當以政請。」言為改容。及嵩擅政，悌惡之，引疾家居垂二十年。嵩敗，起故官，一歲中累遷至南京大理卿。時吳嶽、胡松、毛愷並以耆俊為卿貳，與悌稱「南都四君子」。隆慶元年就遷刑部侍郎。明年卒。

悌為王守仁學，然清修果介，反躬自得為多。萬歷中，子仁度請恤。吏部尚書孫丕揚曰：「悌，理學名臣，不宜循常格。」遂用黃孔昭例，贈禮部尚書，謚文莊。鄉人建祠，與陸九淵、吳澄、吳與弼、陳九川並祀，曰五賢祠，學者稱疏山先生。

仁度，字繼疏。萬歷十七年進士。授中書舍人。三王並封議起，抗疏爭之。久之，擢吏部主事，歷考功郎中。稽勛郎中趙邦清被劾，疑同官鄧光祚等嗾言路，憤激力辨。章下考功，仁度欲稍寬邦清罰，給事中梁有年遂劾仁度黨比。時光祚引疾去，而仁度代為文選，御史康丕揚復劾仁度傾光祚而代之，詔改調之南京。自邦清被論後，言路訐不已，都御史溫純恚甚，請定國是，以剖眾疑，而深為仁度惜。仁度尋補南京刑部郎中，擢太僕少卿，進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山西。砥廉隅，務慈愛，與魏允貞齊名。居四年，以疾歸。熹宗初，起大理卿，進兵部右侍郎，復稱疾去。再起工部左侍郎。天啟五年，魏忠賢以仁度與趙南星、楊漣等善，勒令致仕，尋卒。仁度，名父子，克自振勵，鄒元標亟稱之。

何廷仁，初名秦，以字行，改字性之。黃弘綱，字正之。皆雩都人。廷仁和厚，與人接，誠意盎溢。而弘綱難近，未嘗假色笑於人。然兩人誌行相準。廷仁初慕陳獻章，後聞王守仁之學於弘綱。守仁征桶岡，詣軍門謁，遂師事焉。嘉靖元年舉於鄉，復從守仁浙東。廷仁立論尚平實，守仁歿後，有為過高之論者，輒曰：「此非吾師言也。」除新會知縣，釋菜獻章祠，而後視事。政尚簡易，士民愛之。遷南京工部主事，分司儀真，榷蕪湖稅，不私一錢。滿考，即致仕。弘綱由鄉舉官刑部主事。

守仁之門，從遊者恒數百，浙東、江西尤眾，善推演師說者稱弘綱、廷仁及錢德洪、王畿。時人語曰：「江有何、黃，浙有錢、王。」然守仁之學，傳山陰、泰州者，流弊靡所底極，惟江西多實踐，安福則劉邦采，新建則魏良政兄弟，其最著雲。

邦采，字君亮。族子曉受業守仁，歸語邦采，遂與從兄文敏及弟侄九人謁守仁於裏第，師事焉。父憂，蔬水廬墓。免喪，不復應舉。提學副使趙淵檄赴試，御史儲良才許以常服入闈，不解衣檢察，乃就試，得中式。久之，除壽寧教諭，擢嘉興府同知，棄官歸。邦采識高明，用力果銳。守仁倡良知為學的，久益敝，有以揣摩為妙悟，縱恣為自然者，邦采每極言排斥焉。

文敏，字宜充。父喪除，絕意科舉。嘗曰：「學者當循本心之明，時見己過，刮磨砥礪，以融氣稟，絕外誘，征諸倫理、事物之實，無一不慊於心，而後為聖門正學，非困勉不可得入也。高談虛悟，炫未離本，非德之賊乎？」曉，字伯光。舉於鄉，後為新寧知縣，有善政。

良政，字師伊。守仁撫江西，與兄良弼，弟良器、良貴，鹹學焉。提學副使邵銳、巡按御史唐龍持論與守仁異，戒諸生勿往謁，良政兄弟獨不顧，深為守仁所許。良政功尤專，孝友敦樸，燕居無惰容，嘗曰：「不尤人，何人不可處；不累事，何事不可為。」舉鄉試第一而卒。良弼嘗言，「吾夢見師伊，輒汗浹背」，其為兄憚如此。良器，字師顏。性超穎絕人，雖宗良知，踐履務平實。良弼，自有傳。良貴，官右副都御史。

王時槐，字子植，安福人。嘉靖二十六年進士。授南京兵部主事。歷禮部郎中、福建僉事。累官太僕少卿，降光祿少卿。隆慶末，出為陝西參政。張居正柄國，以京察罷歸。萬歷中，南贛巡撫張嶽疏薦之。吏部言：「六年京察，祖制也。若執政有所驅除，非時一舉，謂之閏察。時槐在閏察中，群情不服，請召時槐，且永停閏察。」報可。久之，陸光祖掌銓，起貴州參政，旋擢南京鴻臚卿，進太常，皆不赴。

時槐師同縣劉文敏，及仕，遍質四方學者，自謂終無所得。年五十，罷官，反身實證，始悟造化生生之幾，不隨念慮起滅。學者欲識真幾，當從慎獨入。其論性曰：「孟子性善之說，決不可易。使性中本無仁義，則惻隱羞惡更何從生。且人應事接物，如是則安，不如是則不安，非善而何？」又曰：「居敬、窮理，二者不可廢一。要之，居敬二字盡之。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而言，謂之窮理，即考索討論，亦居敬中之一事。敬無所不該，

敬外更無余事也。」年八十四卒。

盧陵陳嘉謨，字世顯，與時槐同年進士。為給事中，不附嚴嵩，出之外。歷湖廣參政，乞休歸，專用力於學。凡及其門者，告之曰：「有塘南在，可往師之。」塘南，時槐別號也。年八十三卒。

許孚遠，字孟中，德清人，受學同郡唐樞。嘉靖四十一年成進士，授南京工部主事，就改吏部。已，調北部。尚書楊博惡孚遠講學，會大計京朝官，黜浙人幾半，博鄉山西無一焉。孚遠有後言，博不悅，孚遠遂移疾去。隆慶初，高拱薦起考功主事，出為廣東僉事，招大盜李茂、許俊美，擒倭黨七十餘輩以降，錄功，賚銀幣。旋移福建。神宗立，拱罷政，張居正議逐拱黨，復大計京官。王篆為考功，誣孚遠黨拱，謫兩淮鹽運司判官。歷兵部郎中，出知建昌府，暇輒集諸生講學，引貢士鄧元錫、劉元卿為友。尋以給事中鄒元標薦，擢陝西提學副使，敬禮貢士王之士，移書當路，並元卿、元錫薦之。後三人並得征，由孚遠倡也。遷應天府丞，坐為李材訟冤，貶二秩，由廣東僉事再遷右通政。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福建。倭陷朝鮮，議封貢，孚遠請敕諭日本，擒斬平秀吉，不從。呂宋國酋子訟商人襲殺其父，孚遠以聞，詔戮罪人，厚犒其使。福州饑，民掠官府，孚遠擒倡首者，亂稍定，而給事中耿隨龍、御史甘士價等劾孚遠宜斥，帝不問。所部多僧田，孚遠入其六於官。又募民墾海壇地八萬三千有奇，築城建營舍，聚兵以守，因請推行於南日、彭湖及浙中陳錢、金塘、玉環、南麂諸島，皆報可。居三年，入為南京大理卿，就遷兵部右侍郎，改左，調北部。甫半道，被論。乞休，疏屢上，乃許。又數年，卒於家，贈南京工部尚書，後謚恭簡。

孚遠篤信良知，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。知建昌，與郡人羅汝芳講學不合。及官南京，與汝芳門人禮部侍郎楊起元、尚寶司卿周汝登，並主講席。汝登以無善無惡為宗，孚遠作《九諦》以難之，言：「文成宗旨，原與聖門不異，以性無不善，故知無不良。良知即是未發之中，立論至為明析。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，蓋指其未發時，廓然寂然者而言之，止形容得一靜字，合下三語，始為無病。今以心意知物，俱無善惡可言者，非文成之正傳也。」彼此論益齟齬。而孚遠撫福建，與巡按御史陳子貞不相得，子貞督學南畿，遂密諷同列拾遺劾之。從孚遠遊者，馮從吾、劉宗周、丁元薦，皆為名儒。

尤時熙，字季美，洛陽人。生而警敏不群，弱冠舉嘉靖元年鄉試。時王守仁《傳習錄》始出，士大夫多力排之，時熙一見嘆曰：「道不在是乎？向吾役誌詞章，末矣。」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。授元氏教諭，父喪除，改官章丘，一以致良知為教，兩邑士亦知新

建學。入為國子博士，徐階為祭酒，命六館士鹹取法焉。居常以不獲師事守仁為恨，聞郎中劉魁得守仁之傳，遂師事之。魁以直言錮詔獄，則書所疑，時時從獄中質問。尋以戶部主事榷稅滸墅，課足而止，不私一錢。念母老，乞終養歸，遂不出，日以修己淑人為事，足未嘗涉公府。齋中設守仁位，晨興必焚香肅拜，來學者亦令展謁。晚年，病學者憑虛見而忽躬行，甚且越繩墨自恣，故其論議切於日用，不為空虛隱怪之談。卒於萬歷八年，年七十有八，學者稱西川先生。其門人，孟化鯉最著，自有傳。

張後覺，字誌仁，茌平人。父文祥，由鄉舉官廣昌知縣。後覺生有異質，事親考，居喪哀毀，三年不禦內。早歲，聞良知之說於縣教諭顏鑰，遂精思力踐，偕同誌講習。已而貴溪徐樾以王守仁再傳弟子來為參政，後覺率同誌往師之，學益有聞。久之，以歲貢生授華陰訓導，會地大震，人多傾壓死，上官令署縣事，救災扶傷，人胥悅服。及致仕歸，士民泣送載道。

東昌知府羅汝芳、提學副使鄒善皆宗守仁學，與後覺同誌。善為建願學書院，俾六郡士師事焉。汝芳亦建見泰書院，時相討論。猶以取友未廣，北走京師，南遊江左，務以親賢講學為事，門弟子日益進。凡吏於其土及道經茌平者，莫不造廬問業。巡撫李世達兩詣山居，病不能為禮，乃促席劇談，飽蔬食而去。平生不作詩，不談禪，不事著述，行孚遠近，學者稱之為弘山先生。年七十六，以萬歷六年卒。

其門人，孟秋、趙維新最著。秋，自有傳。維新，亦茌平人，年二十，聞後覺講良知之學。遂師事之。次其問答語，為《弘山教言》。性純孝，居喪，五味不入口，柴毀骨立，杖而後起。鄉人欲舉其孝行，力辭之。喪偶，五十年不再娶。嘗築垣得金一篋，工人持之去，維新不問。家貧，或並日而食，超然自得。亦以歲貢生為長山訓導，年九十二，無疾而終。

鄧以贊，字汝德，新建人。張元忭，字子蓋，紹興山陰人。二人皆生有異質，又好讀書。以贊幼，見父與人論學，輒牽衣尾之，間出語類夙儒。父閔其勤學，嘗扃之門室。元忭素羸弱，母戒毋過勞，乃藏燈幕中，俟母寢始誦。十餘歲時以氣節自負，聞楊繼盛死，為文遙誄之，慷慨泣下。父天復，官雲南副使，擊武定賊鳳繼祖有功。已，賊還襲武定，官軍敗績，巡撫呂光洵討滅之。至隆慶初，議者追理前失亡狀，逮天復赴雲南對簿，元忭適下第還，萬里護行，發盡白。已，復馳詣闕下白冤，當事憐之，天復得削籍歸。

隆慶五年，以贊舉會試第一，廷試第三，授編修，而元忭以廷試第一，授修撰。萬歷初，

座主張居正枋國政，以贊時有匡諫，居正弗善也，移疾歸。久之，補原官，旋引退。詔起中允，至中途復以念母返。再起南京祭酒，就擢禮部右侍郎，復就轉吏部，再疏請建儲，且力斥三王並封之非，中言：「中宮鐘愛元子，其願早正春宮，視臣民尤切。陛下以厚中宮而緩冊立，殆未諒中宮心。況信者，國之大寶，建儲一事，屢示更移，將使詔令不信於天下，非所以重宗廟，安社稷也。」會廷臣多諫者，事竟寢。尋召為吏部右侍郎，力辭不拜。以贊登第二十餘年，在官僅滿一考。居母憂，不勝喪而卒，贈禮部尚書，謚文潔。

元忭嘗抗疏救御史胡涍，又請進講《列女傳》於兩宮，修《二南》之化，皆不省。萬歷十年奉使楚府還，過家省母，既行心動，輒馳歸，僅五日，母卒。元忭奉二親疾，湯藥非口嘗弗進，居喪毀瘠，遵用古禮，鄉人多化之。服闋，起故官，進左諭德，直經筵。先是，元忭以帝登極恩，請復父官，詔許給冠帶。至是復申前請，格不從。元忭泣曰：「吾無以下見父母矣。」遂悒悒得疾卒。天啟初，追謚文恭。

以贊、元忭自未第時即從王畿遊，傳良知之學，然皆篤於孝行，躬行實踐。以贊品端誌潔，而元忭矩矱儼然，無流入禪寂之弊。元忭子汝霖，江西參議。汝懋，御史。

孟化鯉，字叔龍，河南新安人。孟秋，字子成，茌平人。化鯉年十六，慨然以聖賢自期。而秋兒時受《詩》，至《桑中》諸篇，輒棄去不竟讀。化鯉舉萬歷八年進士。授戶部主事，時相欲招致之，辭不往。榷稅河西務，與諸生講學，河西人屍祝之。南畿、山東大饑，奉命往振，全活多。改吏部，歷文選郎中，佐尚書孫鑨黜陟，名籍甚。時內閣權重，每銓除必先白，化鯉獨否，中官請托復不應，以故多不悅。都給事中張棟先以建言削籍，化鯉奏起之，忤旨，奪堂官俸，謫化鯉及員外郎項復弘、主事姜仲弢雜職。閣臣疏救，命以原品調外。頃之，言官復交章救，帝益怒，奪言官俸，斥化鯉等為民。既歸，築書院川上，與學者講習不輟，四方從遊者恒數百人。久之卒。

秋舉隆慶五年進士。為昌黎知縣，有善政。遷大理評事，去之日，老稚載道泣留。以職方員外郎督視山海關。關政久馳，奸人出入自擅，秋禁之嚴。中流言，萬歷九年京察坐貶，歸塗與妻孥共駕一牛車，道旁觀者鹹嘆息。許孚遠嘗過張秋，造其廬，見茆屋數椽，書史狼藉其中，嘆曰：「孟我疆風味，大江以南未有也。」我疆者，秋別號也。後起官刑部主事，歷尚寶丞少卿，卒。秋既歿，廷臣為請謚者章數十上。天啟初，賜謚清憲。

化鯉自貢入太學，即與秋道義相勖，後為吏部郎，而秋官尚寶，比舍居，食飲起居無弗

共者，時人稱「二孟」。化鯉之學得之洛陽尤時熙，而秋受業於邑人張後覺。時熙師曰劉魁，後覺則顏鈞、徐樾弟子也。

來知德，字矣鮮，梁山人。幼有至行，有司舉為孝童。嘉靖三十一年舉於鄉。二親相繼歿，廬墓六年，不飲酒茹葷。服除，傷不及祿養，終身麻衣蔬食，誓不見有司。其學以致知為本，盡倫為要。所著有《省覺錄》、《省事錄》、《理學辨疑》、《心學晦明解》諸書，而《周易集註》一篇用功尤篤。自言學莫邃於《易》。初，結廬釜山，學之六年無所得。後遠客求溪山中，覃思者數年，始悟《易》象。又數年始悟文王《序卦》、孔子《雜卦》之意。又數年始悟卦變之非。蓋二十九年而後書成。萬歷三十年，總督王象乾、巡撫郭子章合詞論薦，特授翰林待詔。知德力辭，詔以所授官致仕，有司月給米三石，終其身。

鄧元錫，字汝極，南城人。十五喪父，水漿不入口。十七行社倉法，惠其鄉人。已為諸生，遊邑人羅汝芳門，又走吉安，學於諸先達。嘉靖三十四年舉於鄉，復從鄒守益、劉邦采、劉陽諸宿儒論學。後不復會試，杜門著述，逾三十年，《五經》皆有成書，閎深博奧，學者稱潛谷先生。

休寧範涞知南城時，重元錫。後為南昌知府，萬歷十六年入覲，薦元錫及劉元卿、章潢於朝。南京祭酒趙用賢亦請征聘，如吳與弼、陳獻章故事。得旨，有司起送部試，元錫固辭。明年，御史王道顯復以元錫、元卿並薦，且請仿祖宗征辟故事，無拘部試。詔令有司問病，痊可起送赴部，竟不行。二十一年，巡按御史秦大夔復並薦二人，詔以翰林待詔征之，有司敦遣上道，甫離家而卒。鄉人私謚文統先生。

元錫之學，淵源王守仁，不盡宗其說。時心學盛行，謂學惟無覺，一覺即無余蘊，九容、九思、四教、六藝皆桎梏也。元錫力排之，故生平博極群書，而要歸於《六經》。所著《五經繹》、《函史上下編》、《皇明書》，並行於世。

元卿，字調父，安福人。舉隆慶四年鄉試，明年會試，對策極陳時弊，主者不敢錄。張居正聞而大怒，下所司申飭，且令人密訶之，其人反以情告，乃獲免。既歸，師同邑劉陽，王守仁弟子也。萬歷二年，會試不第，遂絕意科名，務以求道為事。既累被薦，乃召為國子博士。擢禮部主事，疏請早朝勤政，又請從祀鄒守益、王艮於文廟，厘正外蕃朝貢舊儀。尋引疾歸，肆力撰述，有《山居草》、《還山續草》、《諸儒學案》、《賢弈編》、《思問編》、《禮律類要》、《大學新編》諸書。

潢，字本清，南昌人。居父喪，哀毀血溢。構此洗堂，聯同誌講學。輯群書百二十七卷，曰《圖書編》。又著《周易象義》、《時經原體》、《書經原始》、《春秋窺義》、《禮記劄言》、《論語約言》諸書。從遊者甚眾。數被薦，從吏部侍郎楊時喬請，遙授順天訓導，如陳獻章、來知德故事，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家。卒於萬歷三十六年，年八十二。其鄉人稱潢自少迄老，口無非禮之言，身無非禮之行，交無非禮之友，目無非禮之書，乃私謚文德先生。自吳與弼後，元錫、元卿、潢並蒙薦辟，號「江右四君子」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